

2301

崇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崇庆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血战南漳 痛歼日寇·····	魏煜焜 (1)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	
第三次围攻战况漫忆·····	左玉珊 (4)
闲话五十年前旧巴县监狱·····	王荪青 (9)
崇庆县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柴雨霖 (20)
记反迫害斗争中死难的叶孟君女士·····	邓先伟 (24)
抗战期中崇庆县妇女会的片断回忆·····	王亚雪 (27)
崇庆县三次教师罢课记	
(1935年——1947年)·····	杨文泽 (31)
碉堡、城墙、护城壕	
——崇庆县白色恐怖小记·····	石冠觉 (42)
刘文辉在西康·····	魏晓渊 (47)
杨永浚策动罗广文弃暗投明·····	张伯龄 (55)
忆王思忠先生·····	周承宗 (62)
忆我的父亲·····	彭铸君 (69)
追逐电光五十余载的邓治安先生·····	冰 山 (83)
记老拳师正骨科医生王雨苍先生·····	刘雨涛 (90)
崇庆州烟·····	羊治纯 (96)
崇庆县民国时期商业市场概述·····	孙味棋 (101)
崇庆县文庙·····	周之鹄 (115)
解放前崇庆县武术活动概况·····	叶荫根 邓先伟 (117)

血战南漳 痛歼日寇

魏 煜 焜

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寇由湖北随县、安陆、钟祥各地抽调大量兵力，沿襄（阳）、花（园）公路唐县镇、枣阳、双沟、峪山、黄龙荡，直犯襄阳、樊城。当时国民党军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因事回川，该集团所属之四十一、四十五两个军，归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指挥。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守备襄阳及襄阳到欧家庙、小河一带襄河河防；一二四师担任守备宜城、流水沟一带河防。敌寇以猛烈集火轰击一二二师河防阵地，由流水沟上游刘家集、欧家庙渡口强渡襄河。渡河后，敌以部分兵力袭占襄阳，以主力一个多联队兵力，直向南漳城扑去。

南漳城周围多山洞，是五战区长官部的后勤物资总基地，储备大量枪械、弹药、粮秣、被服、药品等；日寇企图占领南漳后，掳掠物资，供给其资源缺乏之侵略军。而我军又必须保卫南漳，不令这批物资落入敌手，因之南漳城就成了敌我必争之地。

此时四十一军一二四师驻守在宜城至流水沟一带担任河防，二十二集团军总部急令该师星夜驰赴南漳布防，阻止日寇占领南漳城。该师师长曾苏元又突然接到长官部电话，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在电话上对曾说：“南漳交给你死守，如果不粉碎进攻南漳之敌，丢了南漳，要军法从事！”于是曾

苏元在向该师三七〇团团长蔡钰（当时是中校团附高先哲代理）、三七一团团长严翌、三七二团团长熊顺义下达命令时，亦照搬原意说：“守不住南漳时，我要枪毙你……”。

一二四师各团受领任务后，立即撤出河防，分向南漳急进。三七二团为先头部队，连夜行军，翌日拂晓即在南漳外围茅草垭与日寇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三七〇团在三七二团右翼立即进入阵地，配合三七二团以炽盛火力，阻止敌寇接近南漳城。这时三七一团团长严翌见敌我双方正拼死战斗之机，乃指挥所部趁势向南漳城内开进，入城后，迅即布防，作阻挡日寇攻城之防御准备。

日寇进攻南漳部队，在茅草垭一线受阻后，几番冲击未通，乃集中大炮机枪、投弹筒等，疯狂密集射击，战斗十分剧烈，从拂晓至傍晚，始将三七二团、三七〇团防线突破，敌寇部队直冲向南漳城。这时三七一团在城防上已作好布置，迎战来攻日寇，激战半夜。凌晨，日寇攻入城内，与三七一团战士进行苦战，逐屋争夺，双方伤亡惨重！

三七〇团和三七二团稍事整顿后，即奉师长曾苏元电话命令：迅速向南漳城内敌军猛击，策应三七一团。两团官兵，不顾疲劳，迅速向正在城内战斗的日寇发起冲击，枪炮声、喊杀声、汇在一起；战斗猛烈，士兵勇敢，迫使日寇步步败退。又经半日拼搏，入城日军终于在一二四师三个团的健儿们共力夹击下，不得不突围逃窜。这时飞来三架败机，向一二四师部队投掷炸弹，用机枪低空扫射，为溃退日寇开路，日军趁机突出东门，向延安方向败走。

一二四师立即捷报总部，奉到指示：友军七十五军部队已到南漳附近，命该部追歼逃敌。一二四师部队驻守南漳及

其附近待命。师长曾苏元为了及时获悉败退远安敌寇动向，特派遣兼工兵连长之情报参谋魏煜焜率领无线电台一部和一班武装士兵，跟踪搜集敌情。殊不知到达南漳与远安接壤之报信坡地段，遭到日寇伏击，魏当即负伤，只好撤回南漳城。

是役日寇伤亡惨重，陈尸遍地，一二四师各团，经昼夜激烈战斗，终将进攻南漳之敌，予以击溃。敌寇妄图占领南漳，掠夺物资的狂妄计划，被彻底粉碎，南漳保卫战获得完全胜利。

南漳战役虽胜利结束，但因一二四师部队，军纪不良，乘南漳人民逃避战事未归之际，趁火打劫，以搜集粮秣和军用物资为名，大肆掠夺，南漳城内几被抢劫一空，为川军抗战光荣史上，留下了一层污垢。

在一二四师师部上报战绩时，只报血战南漳，歼敌有功，对于掠夺南漳之罪行则掩饰不报。而二十二集团军总部亦佯装不知，仅把战绩一项汇报长官部！南漳战役结束后不久，一二四师部队，奉命开驻襄阳孟家集、张家集、王家坑一带整补。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来一二四师驻地孟家集慰问，讲话中竭力嘉奖一二四师官兵在南漳战役中作战英勇，予敌重创，守住南漳，保护了战区物资的安全，立了大功，并上报为出力官兵请奖。而对于南漳人民的损失，则隻字未提。

一九八六年五月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 第三次围攻战况漫忆

左 玉 珊

今年（1986）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会宁将台堡、与陕甘宁边区红军胜利会师五十周年。笔者当时适在山西骑兵四团供职，并曾随军前去陕北，兹将耳闻目睹的几次战役情况漫忆如下，以供参考。

一九三五年三月，山西绥靖主住阎锡山派遣晋绥军二零六旅旅长方克猷，率所部章忱宇、蔡继伟两个团及配属该旅指挥的骑兵第四团一个连的兵力，西渡黄河，进驻陕西吴堡县宋家川一带。

章忱宇团驻义合镇地区，蔡继伟团驻穆家原附近，旅部和骑兵连驻宋家川。各个地区均以连为单位、分驻在各村庄，并构筑工事，以为久守之计。

同年五月，又调骑四团二连开赴陕北，笔者奉派随该连从大同经雁门关、忻县、离石，渡过黄河抵达宋家川，进驻康家塌，计时整整半月。

宋家川系吴堡县重镇，县政府及所属机关都在那里，既是陕晋主要渡口，又是货物集散地。吴堡县城离该镇十华里，一无水源，二无商店，仅有居民四十余户，名为县城，实则山村，只是多了一个环形城墙。

穆家原包围战

穆家原在宋家川东南十五华里，由蔡团一连驻守，七月二日拂晓，红军突然占据穆家原周围各个山头制高点，一时步枪声、土炮声响彻天空，只见红旗招展，但未睹部队进攻，仅有少数民兵迂回荫蔽，时隐时现，意图接近阵地工事，但通往宋家川电线尚未切断，还可以通话。

同时，枣林坪、王家坪、砂嘴子等据点，也被红军包围。方克猷接到情报后，即命骑三连迅速救援穆家原。

中午，骑三连到达刘家沟时，四面山上枪声大作，伏兵喊杀连天，该连猝不及防，下马利用地形稍事抵抗。连长刘崇德及士兵三人被击毙，伤五人、马二匹，战斗结束，包围穆家原的红军也自动撤退。

原来红军包围各个据点，是虚张声势、牵制驻军出动救援，而包围穆家原的目的，则是为了埋伏在刘家沟以伏击敌人援军。

骑兵第三连出发后，宋家川空虚，旅部只有官佐及勤杂人员，别无其他部队，于是急电康家塌骑二连迅速撤回宋家川保卫旅部，而在康家塌放弃后，原来只供国民党军政人员往来、由宋家川至绥德的大道上，只有群众往来了。

马延寿惨败

九月初，为打通宋家川至绥德大道，国民党派廿一师李仙阁率全师驻清涧县一带，阎锡山派护路军孙楚率两个旅进驻离石县柳林镇，先以马延寿旅渡过黄河，增援二零六旅。

马延寿绰号“马老粗”，秉性强暴，他和方克猷都是徐永昌的旧部，多年同事。方克猷在为他介绍敌情时，就告诫说：“对红军作战不比寻常，稍一大意就要吃亏，行军千万不可一路前进，必须分兵几路搜索掩护而进，以策安全。”马延寿大不以为然。

九月三日，马命令曲占鳌团为前锋一梯队，从宋家川向义合镇大道进发，旅部和王德功团殿后，在越过石堆山进入王家坪后，便是两面高山的沿沟大道。正行进间，两山上埋伏的红军，突以机步枪、手榴弹猛烈射击，一时枪弹声响成一片，曲团被切成两段，首尾包围，不榴相顾，伤亡过半。旅部及王团仓皇退上石堆山，凭高坚守。团长曲占鳌单身乘乱躲到山沟里。停火后，意图顺沟逃回宋家川，不料中途遇一挖地农民，一镢头竟将曲打得脑浆迸流，当即死去。

马延寿惨败后，便销声匿迹，悄悄从后河底渡过黄河，龟缩在柳林，没敢再过河来了！

这是晋绥军在围攻陕北红军中的两次惨败。

大劳山战役

当时国民党在陕北的军队有：榴林地区驻扎的八十六师师长景岳秀（六月间被马弁枪杀，由高双成继任）；绥德有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枝；还有李仙洲的廿一师驻扎清涧，东北军何柱国军驻扎甘泉和鄜县。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和陕甘宁边区红军会师。国民党驻西安剿匪总司令张学良重新部署，以原驻关中东北军为主力，联合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奎，加上驻扎陕北的三个师共约廿余万人，形成新的包围圈。

山西阎锡山听到中央红军到陕北会师，吃惊不小。为巩固河防，迅调十九军王靖国的六个团进驻离石县地区，配合柳林镇护路军加强汾（阳）军（渡）公路防线。又命卅三军于镇河军长率部严守石楼、中阳河防。杨澄元的卅四军和杨耀芳的七十一师共同防守晋西北的黄河沿线。再加上沿河各县十个防共保卫团地方部队，以及绥远傅作义的卅五军，所有晋绥军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了防线。

陕、甘、宁、晋四省的军队不下五十余万，意图把红军围困在地处黄土高原、贫瘠干旱、物资缺乏的陕北。况且红军不远万里而来，当时国民党军方是踌躇满志，认为可以一举成功。

西北剿总一面部署大军，一面又令何柱国以三个师的兵力由陕西洛川中部（现在的黄陵）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除留一个团驻守甘泉外，其主力向延安急进。

陕北红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从永平地区出发，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向前挺进，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大劳山咸（阳）榆（林）公路两侧山地埋伏，抽调一部分兵力围攻甘泉，以吸引延安敌军回援。

当何柱国军一零一师进入伏击圈时，红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将该师切成数段，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将该师全部歼灭。

以后于十月廿五日，红军又攻占甘泉县城及县以南的榆林桥，在这里又歼灭了东北军一零七师的四个营。

大劳山战役，以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又四个营的辉煌战果而告结束。

直罗镇伏击战

国民党西北剿总在完成了对陕北红军包围部署之后，便企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时予以彻底地消灭，于是以五个师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进攻。大军分作东西两路前进，东路一个师沿洛川、郿县、咸榆公路北上；西路四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郿县前进。

中央红军自到达陕北以后，采取诱敌深入、给予重大打击的策略，先以第一军团预先荫蔽在郿县直罗镇北边前石嘴和凤凰头地区，又以陕北红军第五军团荫蔽在直罗镇东南的东村地带，并以一个连在直罗镇诱敌来攻。

十一月二十日，西北剿总先头部队一零九师占领直罗镇，红军即于当晚包围该镇。次日拂晓，红军四面进攻，该师顽强抵抗，经过一整天的激战，该师全部就歼，其他各师则慌忙回窜。是役，红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这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并为以后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8月

闲话五十年前旧巴县监狱

王 荪 青整理

监狱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远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文王时代，就有“画地为牢”的传说。事实上，由于它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工具，从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起，就应有监狱。在过渡到封建社会以后，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样设监狱。但有关历代监狱的典章和囚徒生治，却一直无完整记载。我们也曾在古典著作如《史记——周勃列传》、《水浒传》、元曲《窦娥冤》、《左忠毅公轶事》、《书麻城狱》中见到一些，但遗憾的是都不全面。这里介绍的是一位八旬老人告诉笔者五十年前（1930——1939）他在旧巴县监狱里亲身经历的一段史实。虽然也属一鳞半爪，但在当前举国上下崇法学法，大力推行法制之际，了解一些旧社会监狱情况，对研究中国法制史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监狱的位置和规模

旧巴县监狱和四川各县一样，位于县府大门外侧。在东的叫“东监”，在西的叫“西监”（或称大监和分监，新监和旧监），似乎原只有一个监，以后由于容纳不下，才另建分监。西监在今重庆市县庙街，东监在鱼市街，两监都北临长江的储奇门码头。

西监面积有九分九厘，监门内两侧共有四座牢房，房被

呼为“仓”，分别以“知过必改”四字命名。在四个仓之间又横隔以墙，墙中开门，被隔在墙外的二仓统称外仓，即“知字仓”和“改字仓”；留在墙内的二仓，统称内仓，即“过字仓”和“必字仓”。

外仓是下等仓。仓内两边靠壁设连铺，分上下两层。上层叫“高笼子”，下层叫“矮笼子”，中间是过道，可以放置行军床及行李等物。每仓可容百余人，两仓共三百人左右。是被认为“率匪盗贼”一类刑事犯的关押地。

内仓是上等仓。里面是单铺，但床须自备。子是出现行军床、凉板床以及铁床等。由于每仓都是长三间结构，仍可容百余人。关押在这里的大都是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

“三·三一”惨案后，这里曾一度关过几十名政治犯。

墙内是平坝，平坝彼端是一明二暗的上房三间。当中一间是“狱神堂”，除供奉狱神外，平常是接待场所。堂左一间隔为前后两室。前面是图书阅览室，后面是“优待室”，内有竹床和桌凳等物。是关押比较特殊人物之处。1927年因“三·三一”惨案无辜被捕的张秀熟先生就曾一人住过这里，只晚上才有监视他的人来共住一室。张先生于1933年出狱后，该室又先后住过马畅和田伯谦。马是黄浦12期毕业，曾任“别动队”中队长；田则任过叶剑英元帅统率过的税警团营长。

堂右一间未分隔，也属于“优待室”。但床具须由住者自备。曾先后住过贵州军阀侯之担的旅长侯之玺，大商人石暗平，地下党人吴老师，刘丹五的政治主任贺进华等。

东监（新监）是原来的萧曹庙改建。前面是一幢二层楼房。楼上有七大间，每间靠壁在楼板上相对设连铺，中间是

过道。可容四、五十人，七间共可容三百余人。关押的也是所谓“辜匪盗贼”。楼下是生产场所，分石印科和草鞋科，石印科有印刷机四部。在两科从事劳动的共三、四十人。

楼房后面是一座四合院。上房三间也是一明两暗。中间是狱神堂。左右两间是图书馆和阅报室。另有住房六间，每间靠壁设板板铺，中间过道较宽，可临时安放行军床等。每间可住三十人左右。天井内有花数十盆，由花农承包管理，并每周更换新盆花一次。

《典狱署》是管理机构，位于东监前面。设警狱员（犯人呼为监狱长），其下有“师爷”（具体职称不详）一人，狱丁（呼为班长）二人。另有雇用买办若干人。

监狱的管理和设犯

监狱的整套制度尚乏完备资料。但一般人能看见的有以下各项：

1、警戒 囚犯不许外出。衣物进出要通过检查。监墙外每夜有更夫打更巡逻。关押“辜匪盗贼”的仓房，傍晚点名、上锁。第二天上午九时开锁后，囚犯可出来“放风”。但范围有限，既不许出大监，也不许入内监。此外的仓房则门不上锁，昼夜均不关门。

2、查监 法院检察官每周星期六来查一次，巴县县长也不定期前来，他们有时还集合大家讲话。例如1933年巴县县长唐步瀛来时，在讲话中就曾询问大家生活情况，有无困难，并说：如果对案情不服，未判的可辩解，已判的可申诉。他还说：“狱丁有无虐待打骂你们情况？如有，可写来，我要向他们打招呼。”但这些听来冠冕堂皇的话，实际

无任何意义。因为进出衣物都要通过搜查，有关控告的书面又如何能传送到他那里！

3、伙食 每日二餐，每餐每人有米饭十五两（秤是16两进位一斤），小菜一碟。参加印刷及打草鞋的，一人吃双份饭菜。

4、图书报纸 两个监狱都有图书馆，馆内有条桌十张，凳若干，藏书分德育、智育等类。每本书封面都盖有《巴县正堂》印记。书柜上刻有《巴县图书馆》五个篆字，据说是张秀德先生手笔。壁上贴有图书目录。由于年代久远和个人爱好关系，现在只记得有《颜氏家训》、《帝国主义侵华史》、《曾国藩家书》、《佛学辞典》、《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标点符号使用法》等书。

两个监狱也都有《阅览室》。报纸有《新蜀报》、《商务日报》等。

5、医疗 医生来源有三：一是监狱安排的医生入监诊治；二是法国天主堂医院的女德道士每月两次来给病人打针、发药；三是囚犯通过典狱署许可私人请医，如当时名医唐阳春就曾到典狱署为囚犯诊病。此外，对于严重疾病患者还可保外就医，回家治疗。很显然，这不是一般囚犯可以随意得到的。

6、宗教宣传 虽然听说别处有天主教或基督教到狱内宣讲教义，但当时的巴县监狱却只有佛教方面的活动。首先是长安寺的佛学会经常来人讲解《金刚经》、《金刚杵》，并教念“唵叭呢……”六字真言。逢年过节，还要每人给德几角。其次《华岩寺》方丈大用法师也不时来讲话，但一般人德听不大懂。最受欢迎的要算是能海法师的一次登台说

法。他双足盘膝，开头一言不发，只是举目四望，然后突然问道：“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回答：“监狱。”又问：

“外面呢？”大家不知所问何意。他却说：“也是监狱。不过，你们这里是小监，外面是与天地同大的大监，因此我们都生活在监狱里。”接着就大谈佛教的三世因果关系以及如何超脱三界等，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个钟头，听众很多都被吸引住了，以致全场鸦雀无声。当然，他谈的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宗教哲学，我们今天应当加以识别。

此中别有天地

不要以为囚犯的生活就只象上面所说那样，他们实际还有你想象不到的活动。其实，只要对旧社会稍有深刻了解的人，对以下的情况依然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毕竟是“钱能通神”嘛，所以在监狱里就出现以下奇特的现象了。

1、社会上当时在查禁鸦片，但监狱里却照常公开吸毒。

2、社会上禁止赌博，抓到就要受罚，但监狱里却照赌不误。纸牌、麻将都不论，赌注大小可随心。

3、监狱大门气象森严，检查衣物十分认真。但鸦片、赌具却能源源通过。而且若干具有“金光匿地、铜臭薰天”能耐的囚犯的家属亲友，不论男女，还可以经常进去，成天通留，并在内饮食。

4、“查监”似乎很严肃，实际却流于形式。因为检察官一到，狱丁和买办们就在外面大声呼喊：“大家肃静，检察官来啦！”表面上是为检察官壮威，实际是暗传消息。因为“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信念，在狱丁和买办们思想上

嵌印得是多么深刻！于是各仓各房的烟灯烟枪，纸牌麻将都迅速收拾干净，人人正襟危坐，假意看书或作其他事，等到检察官来时，一切都很正常了。至于关“辜匪盗贼”的仓房，由于门上有锁，狱丁们在开锁时就故意将门与锁弄得哗啦作响，并且抱怨锁上有锈不好开，要用钥匙连透二次。这样既以声音向里面告警，又有意拖延了时间，当检察官走去时，自然所有违禁物品都不会发现了。

5、高档伙食 经济情况较好的都不吃囚犯伙食，因为里面另有私营伙食团可以供应各种档次的伙食。经营者虽也是囚犯，不能跨出监狱一步，但他们却能通过管理人员采购回所需的燃料，原料等物。他们有以下三种经营方式：

（1）包伙 每月伙食费银元三元六角。如按日计，则是一角二分一天。每日二餐，八人一桌，菜是一荤二素，饭不限量，但自己应享受的囚粮却交该伙食团处理。

（2）加工 搭伙人员在先一日晚开列自己次日要吃的东西，交给伙食团汇总列成清单，并转交监狱的采办人员逐一购回，按名分配。从鲤鱼、黄鳝、肉类到各种菜蔬，都能满足搭伙人的需要。然后由伙食团代为烹调，收取加工费。

（3）订席 遇有特殊情况，例如亲友远来探监，或者自己一时高兴需要与人同乐时，可以订办筵席。订席人把自己要求的菜肴标准开单交与私营伙食团。该团审核后如果感到不能胜任，可以转向外回的餐馆订购。以后餐馆就按约定时间派厨师二人挑着菜盒进监，整治上席。当男女杂坐，肴饌纷陈，敬酒满拳，眉飞色舞时，有谁想到这里是监狱？

但也应当说明，并不是所有关在监狱里的人都大搞烟

赌，过着吞云吐雾，呼么喝六的生活，确也还有不少消身自好，有高尚情操的人。例如邻水蔡氏三弟兄，因地下党嫌疑入狱，都是文质彬彬，整日生活在图书阅览室里。至于在狱中受到囚徒尊重的张秀熟先生，更不轻易随波逐流。有时被邀赴席而又实在不能推却时，也只到场应付一下，略示领情，便借故离开。

一次反虐待斗争胜利了

我们还应提到张先生1932年在狱中领导的一次反虐待斗争。虽然时间已过去了五十多年，张先生自己可能早已忘去，但当时的目击者却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的典狱员是廖善善，由于他原是军阀刘湘政务处长李公筠的部下，自以为后台可靠，便在狱中作威作福，经常打骂犯人，大家感到愤愤不平。每当他进来时，都怒之以目，但他依然满不在乎，仍把他管辖的监狱当成独立王国，所有在押人员似乎都是他可以生杀的奴隶。有一次他又毫无道理地打骂人，居然把一个老头子打得脸上流血，背上青肿，还可怜巴巴地向他求饶。

他打人后出监去了，但人们的怒火却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有几个人愤愤来到狱神堂，走进张先生的房间。在听了事情经过和大家的不平之后，张先生义愤填膺，立即提笔写了一封控告信，要求法院依法制裁。但这封控告信怎样才能送出去呢？公开交显然不行。大家商量结果，是将信藏在枕头里交与某人的家属，再由家属向法院投递。

事情按原计划进行了，那个家属也来了，送进了给自己亲人换洗的衣服；枕头也从狱中送出去了，但狱在里面的控